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奏疏十一道

地震疏

欽差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世貞奏臣萬曆三年五月初五等日據湖廣布政司撫民兼分守下荆南道右叅議李日強呈據均州并守禦千戶所各申稱本月初二日丑正三刻地震自東北方起從西南



方去連微動三次有聲無跡隨據本司照舊帶  
管兵巡下荆南道右叅政楊一魁呈據襄陽府  
申本府并所屬棗陽宜城南漳光化穀城等縣  
於本月初一日夜戌亥等時分地小震自東北  
而來正南而去至次日子丑等時復又大震自  
東北來西南去又據湖廣鄖陽府衛并鄖縣竹  
山上津保康等縣各申俱於本月初一日夜至  
五更一點寅初初刻地震自東北搖動有聲至  
西南止及據河南布政司撫民兼分守汝南道  
右叅政李廷龍呈據河南南陽府申稱本府并  
所屬裕州南陽新野唐縣南召鎮平內鄉等縣  
各申報本月初二日丑時初刻忽然地震自西  
北方來房屋微動鄧州申本月初一日夜四更  
四點丑時二刻從西南角如鼓嚮一聲地震三  
下房屋微動初三日丑時三刻又忽微動至丑  
正四刻復震三下等因各到臣除通行各屬脩  
省外切念臣知識淺習不能通於  
天人之微又不曉習占候風角第聞之史李固曰地  
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故動京房傳曰  
陰背陽占為夷羌背去又易飛候曰震以四月



五穀不熟人民饑今者為五月矣陽盛之極伏  
陰萌焉宜靜而動尤非所宜即今年歲順成夷  
夏救輯是天下未有災之形而

皇上脩德勤政大法小廉又未有災之實第竊覩邸  
報西虜邀求他處互市構脅松潘屬番雖跳梁  
未著而伏莽已徵至於外家之

請乞無厭少府之

賜發不已安像徵符絡繹不絕皆邇年所未有語云  
勿謂涓涓其流將長在物意已窺其漸而

天心復示之微其於房固所云蓋有不容不慮者臣

愚不勝一念慄慄伏乞

皇上篤承

仁愛益懋

德內而養志以

坤道寧靜為教外而飭備以陰謀險伏為虞誠孝可

以回

天節惠可以待歲至如臣等叨糜祿餼奉職無狀者  
特賜罷斥別遴材哲以充有位庶幾災患可弭

治化益新緣係地震事理為此

乞



金華山人集卷之百七  
恩表揚勲德舊臣以示激勸疏

題臣聞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有一字之褒而榮甚於華袞者謚法是也即使勲德舊臣風猷未泯澤猶在人名不泯口不出臣部外而臣不能舉私切愧之臣抵鄖陽以履任謁故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原傑祠退而延見吏民詢文學掌故具有能言傑事者津津不啻口出也按傑成化中歷顯職為戶部左侍郎與侍郎葉盛王恕名相上下尋改左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滿九載遷右都御史陞南京兵部尚書行至南陽而歿先是關陝川蜀荆襄饑民以數十萬計流聚山谷不能衣食遂肆虐劉先尚書白圭討之以撫勝繼左都御史項忠討之以剿勝後先俘斬凡數萬計驅逐餘衆使歸故土而隨散隨合再戢再起言者以刑僂過當上干

天和乃議用傑代忠傑採撫流民各安僑業招鄉為邑崇邑為郡增設都司衛所以彈壓之使烽燧攘矯之場進為耕桑化居之士矜其札之俗變為衿纓禮讓之風

國家享闢土之名而黎庶知有生之樂者固傑之



功也臣又按河南太康縣故都察院右都御史  
掌院事顧佐先尹京兆尋縮銀臺公廉之譽流  
著朝野是時

章皇帝念縉紳之間簠簋不飾當

扈而歎乃以先少帥楊士奇薦超長臺憲

賜以

璽書佐遂奏罷御史不法者十餘人申飭

憲綱提衡文武遂使預晞之苴望都門而遠却羊石  
之騎避北里而不前蓋百五十年而士風肅然  
臺紀益振者則佐之功也原傑遷官鞅掌以歿

顧佐滿考懸車令終勲德固宜顯褒令甲亦無  
小礙特以嗣息單弱門故寂寥無為之

請者而年歲久遠士大夫又不能尋討故乘訪問者  
碩隆慶之

典止逮

先朝遂使名哲永湮旌號長阻而碌碌尸位之臣乃  
或先之恐非所以張

國維而厲臣節也伏惟

皇上即位一詔首雪壬午死義之臣後用漕計追錄  
故尚書宋禮



錫典優備邇以御史回道考察督責臺臣振舉  
憲典累百十言其在二臣必當加錄如蒙

勅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議將南京兵部尚書原傑  
都察院左都御史顧佐考實定謚顧佐仍量贈  
一官臣不勝緇衣之誠遂忘尸祝之戒無任悚  
仄俟

命之至緣係乞

恩表揚勲德舊臣以示激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乞 賜忠臣祠額以勵士風疏

題臣據南陽府申據南陽縣知縣程遜申稱奉隆

慶六年

詔書內一款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  
有死無二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  
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

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或即附本處  
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儻有存



者厚加卹錄欽此查有本府鄧州籍兵部尚書鐵  
鉉係革除殉節名臣於 明例應合祠祀又查  
得唐忠臣贈揚州大都督張巡據唐書及本省  
通志俱稱係南陽府南陽縣人原籍向未有祠  
於萬曆元年五月內具申本府轉呈提學道及  
分守汝南道轉呈撫按衙門詳允建立祠堂一  
所春秋祭祀二臣緣未 請有祠額及載在祀  
典等因臣查得 大明會典合祀神祇條內於  
歸德協忠廟祀故唐臣張巡許遠配以雷范姚  
賈四臣又以海寧為許遠鄉邑復建有許侯廟  
竊謂 國家於忠賢節烈之士旌不遺遠祀不  
憚煩蓋上合

先聖大書特書之旨下誨後世從一不二之臣甚深  
且渥也張巡之守睢陽功在東南而義塞  
天地死在一時而生烈萬古雖氓叟婦孺亦能加額  
誦歎不休其視許遠事同節倍在當時固已有  
定論矣遠得專祠海寧而巡獨缺祀南陽此有  
司失於討論之故也至於鐵鉉之死事比之壬  
午諸臣尤烈蓋內無削弱諸侯之首禍而外有  
保障山東之巨勲抗節踰於劉沈矢志堅於君



素用以配巡真無愧色今據該府建祠鐵鉉於  
詔例雖合而張巡尚未奉有

明旨臣愚不勝仰止一念據實 上請伏乞

勅下禮部查果無異 特賜祠額

頒降祭文一道有司春秋舉祀不絕俟纂脩

會典之日一併收入庶有以慰既往之忠魂肅將來

之臣軌其於

聖化似亦有補緣係乞

賜忠臣祠額以勵士風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議處缺官以裨吏治疏

題臣萬曆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據鄖陽府房縣知

縣何思具狀令義男何桂抱告為乞憐殘命事

思由舉人除授前職自萬曆二年七月得患痰

火風疾一向昏沉強勉任事調治未痊日今前

疾愈加沉重實難供職望准放歸保全生命等

情到臣該臣批行鄖陽府查實申呈各守巡道

轉詳去後續據湖廣布按二司守巡下荆南道

右叅議李日強副使楊一魁會呈勘得知縣何

思委果見患風疾病勢危篤該縣人民素稱刁

悍政事壅遲不無曠廢相應准令休致等因轉



呈到臣除批行鄖陽府通判溫大通暫署印信外又據河南布按二司守巡汝南道右叅政李廷龍副使杜輅會呈稱近見邸報南陽府唐縣知縣程蒙古已經論劾改教原掌印信查委該府通判李惟熙署掌又據陝西按察司分巡關南道副使李良臣呈稱漢中府城固縣知縣傅第於萬曆三年正月初三日丁憂印信委平利縣儒學教諭張文運署掌各緣由到臣除各批行依擬外臣又查得鳳陽知縣冀野洋縣知縣鄧謀俱該前任提督撫治都御史孫應鰲論劾

西鄉縣知縣劉椿齡該臣論劾內冀野近又被告發陝西巡撫衙門批行按察司坐贓問革各員缺俱應銓補外照得房縣知縣何思自感風痰已成痼疾神不攝魄力難從心歸計久成邑務全廢所宜准令致仕以遂生還及查房縣乃古房州地唐縣亦古唐州地俱名大邑控制要害以故各設有守禦千戶所衙門軍民雜擾彈壓為難且鄖陽七城唯房最大南陽十三州邑唯唐最衝較其積弛之因在房尤為特甚查有鄖西縣知縣朱衣資性精敏動若發矟鎮平縣



知縣翁金堂才識老成裕於游刃雖各到任未  
久俱能揆剔吏弊勤恤民隱通據道府考語以  
至人士公論咸稱有為而山邑僻靜訟賦稀簡  
頗懷不盡之歎雅非器使之宜若令就近調改  
二縣其於精采必有可觀又漢中一府為古東  
川全鎮秦蜀喉咽之地而二州十四縣令遂無  
一由甲科者或以稍隔耳目而生縱心或以前  
逼桑榆而少遠志吏翫民狎上恬下熙一遭白  
簡則各邑恒多遇有徵書則闔郡偏少即今洋  
鳳二縣知縣被論之後署印官未交代間而洋  
縣有鳳翔流賊殺人鳳縣有死罪強盜越獄雖  
殺人者已遁境外越獄者旋即捕獲臣方嚴行  
究治以警將來而審其積弛之由皆是縣令非  
人所致其各縣之中若有三四甲科以提衡其  
間不唯所屬之吏治為之漸清而鄰壤之風聲  
亦知嚮慕至於地方興革事宜緩急機密道府  
一時不能不有所寄賴以廣忠益者其為裨補  
非淺臣愚伏乞

勅下吏部行令鄖陽府房縣知縣何思致仕員缺以  
本府鄖西縣知縣朱衣調補南陽府唐縣缺以



本府鎮平縣知縣翁金堂調補洋鳳二縣及西鄉城固鄖西鎮平各縣缺量於新選進士內取補度幾墨綬小吏咸懷自靖之忱黔首遐陬與沾不遺之澤地方幸甚臣亦幸甚緣係議處缺官以裨吏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議處添兵減餉事宜以固江防疏

題臣看得荊州府濱臨大江盜賊不時出沒該府水陸兵力單弱巡邏亦欠嚴整當行分巡上荆南道嚴行府衛州縣掌印巡捕巡司等官整搦兵馬固守城池禁防盜賊嚴謹庫獄仍將見在

兵力應否增添要害去處應否設備詳議回報去後續據該道副使徐栢呈稱先年荊州右衛置造巡江哨船四隻大哨中軍船一隻撥該衛軍餘五十名每船分布十名整備器械專委指揮一員督率撐駕上自夷陵州下至監利縣一帶江洋督同巡司哨堡官兵往來巡緝但今荆屬江洋浩渺兼以近日水災為害人心洶洶前船數少似難週遍欲行本府添造哨船四隻仍於該衛軍餘內選撥二十四名分駕與原舊哨船共九隻兼同晝夜巡緝等因到臣隨批哨船



准添造務堅固便用選撥軍餘并器械各精整  
仍責用心巡警毋止為迎送之具外又具荊州  
府申奉守巡上荊南道右叅政沈人种副使徐  
栢各信牌奉臣憲牌查催荊州府屬州縣萬曆  
二年分并上年拖欠軍餉銀兩今該知府林紹  
查得隆慶六年起至萬曆二年止本府所屬江  
陵等一十三州縣拖欠抽扣民壯弓兵工食銀  
共計六千八百三兩九錢三分五釐七毫八絲  
內江陵公安石首松滋監利五縣為最干係軍  
需重務相應照數追解但查江陵松滋公安石  
首四縣連歲災傷逋賦大半加之徭戶流移的  
難徵比合無俯念地方困苦將前項拖欠銀兩  
暫停其餘無災州縣照舊徵解再照荊州府上  
自巴東下至監利南北千里江出其腹其間如  
巴東長陽興山公安石首五縣若無城池額編  
兵壯數目不多江陵雖號附廓然而流棍湊  
集內而貧奸睥睨兼之先年左衛移置

顯陵荆右輪戍靖州廣西榔桂以致城操之軍不滿  
八百披堅之士未當其半彈壓固難空虛可慮  
為今之計莫若將前項民壯弓兵除無城縣分



徑留該縣防守江陵一縣留與官軍合操松滋縣近日被災特甚並乞停免其餘監利枝江宜都遠安四縣及夷歸二州共該抽取壯兵一百六十八名或照舊抽解以充軍餉或留府團練以壯威聲以至荆右二衛輪戍官軍或憐念荆州先已撤去左衛郡城委的單弱特議

奏留等因到臣卷查先准兵部咨為欽遵

明詔陳言地方緊切事宜以甦民困以圖治安事該本部題覆前任都御史劉秉仁條陳內一款撤戍兵以守要鎮查得荆州衛輪戍廣西班官軍

一百六十員名靖州班一百九十三員名郴桂

班九十一員名荆州右衛廣西班官軍三百一

十四員名靖州班二百七十六員名郴桂班八

十九員名瞿塘衛清浪班二百六十五員名郴

桂班一百九十員名襄陽衛臨武班二百五十

員名忠州所清浪班一百九十員名夷陵所廣

西班一百四十員名靖州班一百六十八員名

長寧所靖州班一百六十一員名枝江所清浪

班二百名廣西班一百四十三名先因彼地苗

賊作亂調遣征剿寧息遂尔留彼分班戍守原



非長久之策乞要先將靖州郴桂等處稍寧地方原調戍守官軍撤回一半以守荆襄要地存留一半以防苗夷出沒其意固為甚善但未經二處巡撫會議即今廣西尚稱多事干係軍務難以遙斷合無備行川湖巡撫從長酌議某處應該撤回某處應該仍舊上緊具奏以憑復請定奪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在卷續准該部咨為應

詔陳言興革利病以安地方以光

新政事該本部職方清吏司主事羅青霄奏本部覆

議將瞿塘忠州夷陵長寧四衛所原調戍清靖二哨與瞿塘衛原調戍郴桂班各官軍照數撤回各衛所分撥操練把守緊要關隘荆襄等衛枝江等所應班官軍照舊存留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欽遵訖今據前因除巡江哨船官兵無容別議外臣查得前項軍餉銀兩原係戶部覆題奉

欽依將鄖襄荆南漢五府并商州原編民壯巡司弓兵十名扣二解部工食銀兩存留撫治衙門團練標兵日糧犒賞并備地方警急軍餉支用之



數切照荊州為南北要衝初以維城之重增置  
三衛惟左衛頗號完實已經調護

顯陵遺下荆右二衛軍伍衰耗事力凋疲轉漕列哨  
之外所餘無幾而每歲調戍廣西靖州郴桂等  
處合有一千員名據劉秉仁疏辭所謂遇有剿  
伐彼處土兵收功跋涉遠瘴百無十還虛糜資  
糧有損無益在此有點撥賄脫之弊在彼有餽  
索私占之利大約盡之然止言荆兵遠戍之苦  
在彼為無益而未及荆府無兵之害在此為不  
可緩者也夫以一郡城之內

藩封大小將數百計步武之外沙市商賈輻輳俱  
為盜窺沿江自公安而下久失民業洞庭瀕湖  
之寇匿形而來得利而去縱橫倏忽勢若風雨  
而欲以數十額外之卒御五六扁舟杆之城守  
單薄充足寒心縱使人人為用夕夕干楨而巷  
不能具一伍師不能成一旅卒然有警而臣以  
提督之虛名遙制於千里之外亦安所用臣為  
至於鄖鎮之有餉以餉軍也鄖鎮之有軍以衛  
民也今強割貧邑之力以為財而又竭其財而  
不使之自衛臣亦不能自安臣不敢求盡撤兩



衛之戍廣西靖桂者求撤其半以五百人為荆地衛也鄖鎮操練賞功之費十不須一頗有餘積以待不虞其江陵公安松滋石首水患尤重臣以為宜減編其半以寬被災之區而編選精壯實力各以其半為本縣操備使荆府得存此遠戍之卒以合見操之伍及舊設新留弓兵民壯共成一軍而訓練之不唯屹然一郡之雄抑且隱然上游之重各縣不致重困而亦稍有兵以自防若乃覈軍實布號令嚴賞罰究欺隱於增兵減餉之後此則臣之職而亦臣之力可以自致者也其襄枝衛所番戍之卒臣不敢遽有所

請以千軍政儻

憫其征調之苦念廣西等處寇警稍緩而量省之國家不遐遺之仁也非所敢必也臣不勝惓惓曲突之慮具實

上聞如蒙

勅下兵部覆議將臣奏內事理允行仍通查前任都御史劉秉仁所

奏或將襄陽等衛所調戍臨武清浪各班官軍量



減三分之一或以事難遙度仍行前四川湖廣等處巡撫衙門斟酌利害緩急議報臣與地方俱不勝幸甚緣係計處添兵減餉事宜以固江防事理未敢擅便為此懇乞容令休致疏

題臣據湖廣荊州府江陵縣知縣李應辰申為前事內開先因本府奉蠲租之

詔本職誠恐曠蕩

殊恩濫及熟里委官丈勘仍責公正一名以董其事

至萬曆三年三月二十日府學生員許仕彥因

公正張現報畝逾數訐之卑職乃委巡檢范應瑞覆丈得仕彥隱匿田狀的數卑職謂之曰公正妄加生員隱匿二者胥有罪仕彥即出不遜語卑職訐之曰汝負隱田之罪而復敢恣睢是益過也時日色已暝聽審盈廷剖決不及即令張現等收監次日問理完張現妄加之罪生員送學朴教不意許仕彥聚集各生二十餘人倡首數百人和之徧立匿名揭帖其詞曰先翦李知縣羽翼共執范巡檢剥其皮剗其目殲其毛巡檢去知縣次之范巡檢乃糾弓兵率子婦閉



門戶誓以死守得免仍以四月望日約誓行香  
舉事裂卑職之冠裳有生員謝啓蒙張翹者卑  
職素與相知先期密告卑職謹避得脫惡黨乃  
共擊謝啓蒙之家人於府二門內幾至於斃擁  
入府門至本府秦同知處喊呼冤枉秦同知善  
諭之莫有應者問其姓名則曰兩學生員百家  
姓等尋又揚言曰李知縣具帖六百沿門請罪  
則吾等姑恕之卑職念其聚黨成羣不可理諭  
法禁久而不散其禍無已乃忍恥屈身令汪縣  
丞潘典史往學中謝之惡黨仍與其教官揚言

曰責卑隸二十枷號一月責吏書十五則吾等  
乃已卑職不之許教官又對卑職言曰百姓奴  
僕生員子弟何不責奴僕以全子弟之尊卑職  
亦弗之許乃聚噪不已卑職不得已親往兩學  
謝之本府林知府自夷陵回羣黨訐告如初本  
府知羣惡勢成更不論理不得已而行權以散其  
黨乃重責公正張現復責禁子張智各生得志  
仍倡為增丁之說卑職一聞斯言即對兩學教  
官言曰審丁係里排公言減者增者一毫無私  
一戶之內生員應免其族內人應加安得以一



生而庇一族如有讎報委係不當加者處之亦  
易今後凡減丁者不加丁者無論已其家道殷  
實加丁不謬者幸出公心毋再擾母重苦小民  
其讎報者具呈赴學彙送除豁仍究里排之妄  
詎意狼心不足暴橫轉加四月二十七日卑職  
從撫臺謁

文廟遇生員蕭九成請令略一讓路即將民壯毆打  
次即羣惡脫巾喊稱急救生靈卑職畏之從本  
府後趨至縣學前惡等相隨喊罵惡言萬狀人  
衆聲喧徹於街衢有疾追來毆者有聲音且饒

他者役人力走僅免夫卑職於學校無毫髮之  
辜而惡等凌虐無已今日得志明日又進焉明  
日得志後日又進焉又後日又進焉屈事無已  
而凌虐愈無已含羞忍恥在人情而已極下凌  
上替盡在位而寒心彼即各惡居職之上職亦  
將逃職忝父母師長尚可以一日居乎哉且不  
去惡等必將鉗職於市又不特噪罵凌辱已也  
為此告乞休致等因具申到臣蒙批行仰守巡  
道訪實議處去後續據湖廣按察司兵巡上荆  
南道副使徐栢面稱彼時該府生員狠戾凌肆



之狀知縣李應辰屈辱遜避之情目擊耳聞殆  
有甚於所申者今李應辰杜門稱疾決意求去  
而諸生洶洶不已尚欲徂擊以快其忿陰中以  
遂其私道府戒諭諄諄恬不知畏中間雖始禍  
者許仕彥倡惡者蕭九成而生員王化實為之  
主文訓導劉璠為之黨助教曾貴臣自監利  
署印歸而為之從史者也臣不勝駭愕以為今  
天下文軌同一政禮脩備荊州為楚望郡幾於  
首善之地而諸生不務誦法孔子斷斷焉日取  
引繩排根之語以為士風日肆攬挹呶譁之行  
以為士氣即無論江陵知縣賢其父母師帥也  
雖激於一時之忤而繫許仕彥獄然不終夕而  
即釋之非有箠榜縲紲之辱以加於衿紳也今  
羣詈之不足而肆其謗毀謗毀之不足而脅其  
歸禮歸禮之不足而遂欲改其政改政之不足  
而別以起其端夫匿名有律臥碑有禁

高皇帝之法固森然嚴也而弁髦之何有於一令且  
府學諸師為諸生表即諸生之不恪其失職之  
罪不暇而訓導劉璠公為之夸言以長其銳教  
授曾貴臣又陰為之左右以終其囂臣不知其



所守何職操何心也李應辰素號賢能屢經旌薦固不宜以一青之微而遽移地亦不宜借調停之意以快羣不逞但聞其去意不可挽而謗言脅侮之餘其氣已不甚振矣且其所日理者多徭賦之事而所蒞者非諸生即為其父兄姻戚者也以不甚振之氣而當所由不振之事以不自信之心而馭不相信之人即無望其邑政之善亦非所以愛惜人才而保全之也臣愚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將江陵知縣李應辰查照調繁事例

改補本省地方以後政績有成其行取陞遷無礙仍行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生員許仕彥蕭九成王化及嚴訪助惡無賴之人通提到官查照臥碑及近

內閣題奉

欽依事理從重遣發斥革干礙教授曾貴臣訓導劉璠一併究飭庶幾吏治有賴士習少清未敢擅便為此

申明謁

陵事體疏



題臣據湖廣行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李瀚等稟稱本司所屬衛所地方鄖荆襄三府與承天不相關攝每遇到任陞遷恭謁

顯陵往返一千五百餘里夫馬疲頓職業曠廢等因

臣查得

皇陵在鳳陽

孝陵在應天均之為南直隸也然各副總兵叅遊兵備留守諸臣其江北止於謁鳳陽

皇陵而江南止於謁

孝陵者限於地也夫臣子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今據行都司職掌俱不聞有承天地面似與江南北諸臣事體相同且承天夫役困苦已甚得少寬一日之役則民受一分之

賜其於

二聖在

天垂憫湯沐之念亦足仰慰萬一伏乞

勅下該部覆查無異行臣將行都司謁

顯陵事例除免於事體頗為穩便緣係申明謁

陵事體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患病日久懇放生還疏



題臣據湖廣下荆南管分巡道右叅政楊一魁分  
守道右叅議李日強會呈襄陽府均州知州王  
言懇乞致仕緣由到臣看得知州王言初任鄖  
陽知縣政績著聞已經撫按會題五品服俸陞  
判黃州量移均守雖酬賢之典少若未稱而勵  
精之志益堅於初調劑衝煩撫安凋劫即其乞  
休而闔州為之泣留二道欲擬旌異誠不宜聽  
其乞歸但本官始聞母疾即深徐廢之憂思既  
感沈痾難作淮陽之卧理情事迫切食寢衰廢  
所宜允歸以全孝思臣又看得均州為太和要  
地事統民疲中間抗持中貴彈壓強豪殊為不  
易今銓除者既未即到委署者又無相應近見  
邸報鄖陽府通判鄒啓元陞廣西橫州知州見  
在候憑尚未離任本官有為有守不剛不柔清  
屯增數倍之儲聽訟昭片言之折其於劇郡綽  
乎裕如若使就近調補必能使上下信獲軍民  
畏懷且於臣一方屯政大有裨益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果臣言不謬准令王言以禮致  
仕惟復念其政術有成年力可惜許親終疾愈  
之日有司給文赴部選用鄒啓元就近推補均



州其橫州員缺另行銓補緣係患病日久懇放生還事理為此

薦舉賢能方面官員疏

題臣待罪鄭鎮垂及二載其於三方藩臬之長九道守巡之官頗以職業粗知梗槩緣

聖明宰極百度惟貞自銅墨而上皆精心奉法職業多稱臣不敢索垢指瑕仰累

蕩平之度謹舉其賢能尤著者以備

來擇切見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劉曰材博老成精詳慎密編徃議驛三秦之凋劫為蘇計吏

辨材百邑之綱維自整武略與文謨並美年資共物望俱隆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鑑才華暢茂學行淵淳握篆而精神一新清戎而克

詰有體晶美壺冰之瑩藹然握璧之溫河南按

察司按察使鄭雲瑩志行峻潔學識精明持大

體則不激不隨辨庶物則有倫有要提衡屬城

之吏儼若神明彈壓都會之豪凜如霜日湖廣

按察司按察使胡邦奇淬刃新研斲輪老手譟

庶獄則山火之明慎考群寮則衡鑑之空平憲

紀一清公望推重河南布政使司分守汝南道



右叅政李廷龍古貌古心實德實政激揚清濁  
居然攬轡之風克詰戎兵允矣杖鉞之選四民  
畏志真如春雨秋霜二紀歷官不愧殮冰齧蘘  
湖廣布政使司分守下荆南道右叅議李日強  
苦節奉公剛腸疾惡政存節省歲計漸見其有  
餘時切惠鮮冬日自徵其可愛豈惟無染指於  
腥釜抑亦能樹節於權璫湖廣按察司屯鹽道  
副使馬顧澤悃悞而中有甲兵坦夷而不為城  
府公勤既著乎宦跡孝友尤重於鄉評近委清  
屯裨益匪淺河南按察司分巡汝南道副使杜  
輅行履清脩器識溫美嚴賞爵而兵防允賴  
讞斷而訟獄攸歸聲實卓乎可觀勘報雅非其  
咎湖廣按察司兵巡上荆南道副使馬文煒以  
循吏中興之尤當江防上游之寄積隲具舉李  
臨淮之精采改觀卓立不移朱南陽之疆直自  
遂江隄屯務惟懷永圖吏弊官邪瞭若指掌以  
上諸臣皆廉能稱職內李廷龍近報陞江西按  
察司按察使尚在地方周鑑繇右布政使轉今  
官原係臣屬俱當薦揚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查訪無異將劉曰材等各論資擢用庶幾



賢哲彙升治理攸賴緣係薦舉賢能方面官員  
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薦舉地方人才疏

題臣所轄三省五郡地方諮訪人才偶有所知例  
當薦揚以備

采擇切見湖廣荊州府石首縣原任刑部尚書今侍  
養王之誥劄方不回忠赤自許運籌謀笑四夷  
熟其姓名正色立

朝八座仰其風彩長孺

仕稷之幹充國元老之猷之誥殆兼之矣即其闔門  
奉母不與外事內而烏哺之養知三公之不易  
外而鴻漸之羽為一方之表儀可以絕意蒲輪  
樂饑蓬葦第

聖朝優體臣下無不遑將母之虞若更因循不舉恐  
之誥體

國之年盡為報劉之日所當查照先年尚書唐龍  
事例起用者也河南南陽府內鄉縣貴州提學  
副使今養疾李袞優游中秘多讀異書敷歷外  
僚兼練時事居峻而不為城府杜機而時露甲  
兵李善之稱書麓倉曹之號肉譜袞為後人實



克嗣美且其年力方強出處無玷所當及時起用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王之誥特賜起用李袞早為銓補庶幾

國家獲休采之益而臣亦少寬蔽賢之咎緣係薦舉地方人才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薦舉遷謫官員疏

題臣訪得鄖陽府同知江萬仞剛直自遂博雅有聲自登甲第已踰二紀徊翔郎署監司之間垂十餘政特以不善駢黜積與時左數遭謫斥秉

節不回自涖鄖陽即署郡事勵精釐革加意節省逐去舞文猾胥禁止濫供宿弊三月之後頌聲翕然本官資歷既久琢磨復深若不早為拔擢則蹉跎益至後時騰蹕終於無日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早賜收擢庶幾

聖朝不至棄才而遷客亦知自勵緣係薦舉遷謫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九州山人集卷之二百

二十七





